

前一阵子,“烟火气”一词成为热搜。但烟火气是什么,好像很少有人解释。从字面上看,烟火气就是“做饭”(古称“举炊”):劈柴生火,炊烟袅袅。古代文人常把烟火气写进诗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(王维)、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(陶渊明)、“炊烟漠漠衡门寂,寒日昏昏倦鸟还”(陆游)……仿佛很有诗情画意。其实,烟火气哪有那么浪漫!在我看来,烟火气者,“生计”也。

“生计”就是“稻粱谋”,就是百姓生活。汪曾祺是写“生计”的高手,他写故乡高邮的小人物,个个鲜活灵动。比如,小学校园里打铃敲钟的“斋夫”,一早起来就为钟上发条,“喀拉喀拉,上得很足,然后才去开大门”;用旋刀车制木头小玩意儿儿的“车匠”,吃好早饭,就要和木制车床“融为一体”,“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”;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的侉奶奶,天天起早贪黑,“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”,她已纳好了半只鞋底;“收字纸的”老白,每天背着大竹筐,到各家去回收写过的字纸和学生练习本,然后背到文昌阁去烧掉,以示“敬惜字纸”,“孔夫子和欧几里得、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”……这些小人物,虽然行当与手

艺不同,却烟火气十足。很多时候,烟火气并不代表“烟熏火燎”。几十年前,我家附近有条小马路,沿着商店、菜场到邮局,短短几百米,曾有过一长串集市地摊。各色摊贩,几乎天天轮番登场:有擦皮鞋的、卖膏药的、配钥匙的、剃头的,还有挖鸡眼的、补钢精锅的、钉瓷碗的、箍桶的、摆小人书摊

## 烟火气

读史老张

的……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写信老爷爷,长得有点像齐白石,灰白的胡子老长。他在邮局门口,支着一张小木桌,桌上放着钢笔盒、墨水瓶和蘸水钢笔,还贴着一张纸,上写“代人书信”。他的生意很简单:先是听不识字的人絮絮叨叨一番,然后提笔写信。写完,再把文字内容向老人朗读一遍。他读信,不是照本宣科,而是读个大概,例如开头的“xx吾儿”,“吾儿”二字大抵是省略的。对待对方点头认可,银货两讫,他的生意即告完成。还有一位铜匠老爷爷,专门修理钢笔、钟表和铜汤婆子之类,他的摊位摆在菜场旁边。说是摊位,实际上就是一辆

二八杠自行车,书包架上装着一只砂轮,砂轮的皮带连着车后轮,撑脚架支起,一踩脚踏板,后轮就会带动砂轮转动起来,铜匠爷爷就把金属配件放到砂轮上去锉磨。他很有号召力,常常动员看热闹的孩子为他踩脚踏板——砂轮飞转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……这个场景,不是也很有烟火气吗?

有很长一段时间,烟火气被轻视、被忽略,是被“管理”的对象,好像它真的是一团烟、一股气,风一吹过,烟消云散。1981年,汪曾祺回了一趟故乡,发现他笔下的店铺都不见了,不少行当也消失了。同样,我儿时的那条小马路,如今菜场已拆,高楼崛起,那排长长的地摊和那些记忆中的人,也已荡然无存——借用汪曾祺的话来说,“从此绝矣”。岁月流逝,有些行当被淘汰,有些手艺被替代,这都是历史的必然。但是,生活要继续,就需要“生计”,需要烟火气。有了烟火气,才有亲情,才有社会和谐,才有人间暖意。背离生活、与实际脱节,那叫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

现在,人们常说“烟火气又回来了”,这句话很好。不过,这里的“回”字,不是要回到过去,而是要回到如常的生活。

## 夏天吃瓜皮

袁晓赫

盛夏酷暑,赤日炎炎,溽热煎熬,如炙似烤,如能享用西瓜,则口舌生津,爽意无比。自古以来,不少诗人吟出脍炙人口的关于西瓜的佳诗绝句,如南宋方回“西瓜足解渴,割裂青瑶肤”,文天祥“拔出金佩刀,斫破苍玉瓶,千点红樱桃,一团黄水晶。下咽顿除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”。清朝纪晓岚“凉争冰雪甜争蜜,消得温暾倾诸茶”。

西瓜既是美味可口的水果,又是一味良药,西瓜的外层绿皮,又名西瓜翠衣,性味同瓜肉,可治暑热烦渴、水肿、口舌生疮、中暑等。

在井冈山农村,剖开西瓜,吃了西瓜瓤,西瓜皮舍不得丢掉,留着制西瓜干,也拿西瓜皮做菜。

制西瓜干也好,做菜也好,先将西瓜皮放入盆里用水冲洗,一边洗一边将有咬痕的瓜肉和青皮削除,只留下一层白色的皮肉,也称“西瓜皮”,当然,此皮已经非彼皮了。再切成条状,放入石灰水中浸泡少许,然后用水漂洗,放入锅里焯,焯好之后,沥干,待用。

制西瓜条干,用蜂蜜腌,腌两天后,再一根一根摆在团箕里去晾晒即可,考究点的晒了又腌,腌了又晒,如此几次之后,西瓜条上就出现了一层白霜,加工好的西瓜条,吃在嘴里甜甜软软的,虽没有番薯条干的嚼劲,却有着和冬瓜条干一样的晶莹透明,有着西瓜味的清香冰甜。

制西瓜条干太费时费力,还得有大太阳作“保障”,所以一般人家只做少量的,大部分西瓜皮,则直接用来做菜。

用西瓜皮做菜,可素炒,也可配肉,配泥鳅干、小鱼干,配新鲜毛豆等蔬菜,还可以用西瓜皮做各种凉拌菜,如拌皮蛋、拌海带、拌腐竹等,我在农户家吃过一种“西瓜皮什锦菜”,就是在西瓜皮里拌入菜园里摘回的芹菜、豆角、黄瓜、青红辣椒中加上黑木耳、鸡蛋皮等,五颜六色,看着就胃口大开。西瓜皮做菜,能下饭,又能下酒,拌上糖醋还能当零食吃。

其实,“有一千双手,能炒出一千种菜”,做西瓜皮菜,也应该会这样的。

当然,江西人“无菜不辣”“无辣不欢”,即便炒出一千种菜,即便再讲究原汁原味,还是得用辣椒。青椒炒西瓜皮,既保留了西瓜皮的甜爽清凉,也有青椒的青爽脆香,菜中有辣,这才是江西人最爱。

井冈山人身处高山寒处,嫌青椒不够辣,还会再配点红椒,甚至朝天椒,才觉得够味够过瘾。且不说辣不辣,炒西瓜皮时,必须做到:锅要热,火要猛,油要足,青椒红椒蒜子姜末在前面猛冲,西瓜皮必须紧紧跟上,速度要快,一气呵成,一碗色香味俱佳的青椒红椒炒西瓜皮,才称得上“井冈山西瓜皮”!

大热天,一想到这碗“井冈山西瓜皮”,顿时会觉得凉爽了几分。

## 游鸽子窝公园

明德

鸞沙鸥掠水滨,  
北溟澄澈森无垠。  
鸳鸯游泖扁舟曳,  
鹰角奇峰雪浪吟。  
浴日亭隈风飏卉,  
情人岛畔雀喧林。  
金沙汐退人潮涌,  
拾贝捉虾赶海勤。



夜光杯



午后的悠闲 (漆画)

刘倩倩

天气炎热起来,沿着家门口的小河散步,河水碧绿、清澈,如绸缎般光滑。岸边的柳树高大、挺拔,垂下了绿色的枝条,微风吹过,轻轻摆动着。海棠果树、杏树也结出了小小的果实。

行走中,不时听到鸟的鸣叫,循声望去,又发现了那些鸟儿,是白鹡鸰,它们身上的羽毛为黑白两色,约10厘米长。鸟儿或站在岸边,或在树丛中啄食着什么,我停下脚步,静静地看岸边的一只鸟,它走来走去,不意中就飞到几米外的另

大概二十岁,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读得真开心。语言幽默、细节幽默、故事也幽默。一般人的幽默,多少会显出些刻薄、甚至“恶毒”,但狄更斯不是,他的幽默是善良的、优美的,他笔下的人物不管以怎样夸张的漫画式的形象出现,总离不开那份可爱的生动、生动的可爱,他的幽默处处体现出的是他的聪明、机智、灵活、体现出的是他横溢的才气。

读那书时还在插队,读后好长一段时间,感不到在插队,感不到那份苦,嘴中像是含着生津香物,笑意不断,走起路来,脚步都轻松欢快得多。

相对来说,中国小说中幽默少些。我们早先读的是四书五经,后来读太多社论,脑中太多教条、规矩,乃至太多一本正经太多昏昏欲睡。尤其前几十年,文艺作品特别讲究深沉、深刻,幽默一旦和深沉、深刻碰上,还剩下多少空间?当然,有才气的作者,即使不大的空间,也束缚不了。

看到一篇小说,李庆西的《不二法门》,其中幽默精彩至极。作者也写社会现象,也深刻,但他不是一脸严肃、高人一等的说教加指责,而是用莫名其妙的笔调写莫名其妙的事、莫名其妙的中国人。文中几段写混吃混

## 家门口的风景

贾双玉

一处。它们的叫声很好听,清脆、悠扬,模样也让人喜爱。如今,这些白鹡鸰不惧怕在河边散步的人们,快速地飞来飞去,将城市的这片水域当做了它们的私家花园。走至一座桥下,惊喜地发现附近河面上有一群游动的鸟儿。驻足细看,一只灰褐色的绿头鸭妈妈,带着几只小小

大概二十岁,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读得真开心。语言幽默、细节幽默、故事也幽默。一般人的幽默,多少会显出些刻薄、甚至“恶毒”,但狄更斯不是,他的幽默是善良的、优美的,他笔下的人物不管以怎样夸张的漫画式的形象出现,总离不开那份可爱的生动、生动的可爱,他的幽默处处体现出的是他的聪明、机智、灵活、体现出的是他横溢的才气。

读那书时还在插队,读后好长一段时间,感不到在插队,感不到那份苦,嘴中像是含着生津香物,笑意不断,走起路来,脚步都轻松欢快得多。

相对来说,中国小说中幽默少些。我们早先读的是四书五经,后来读太多社论,脑中太多教条、规矩,乃至太多一本正经太多昏昏欲睡。尤其前几十年,文艺作品特别讲究深沉、深刻,幽默一旦和深沉、深刻碰上,还剩下多少空间?当然,有才气的作者,即使不大的空间,也束缚不了。

看到一篇小说,李庆西的《不二法门》,其中幽默精彩至极。作者也写社会现象,也深刻,但他不是一脸严肃、高人一等的说教加指责,而是用莫名其妙的笔调写莫名其妙的事、莫名其妙的中国人。文中几段写混吃混

由金圣华教授撰写的《谈心——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》一书,在北京、香港、台北三地同期上市,简体字版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金圣华与林青霞,两位都是我敬重的女士。她们俩无疑是这本书的主人公,全书由金圣华执笔,但林青霞也参与了策划、构思、回忆故事、核实细节,以及版式、封面设计等许多过程,所以也可以说,两人同时又是这本书的作者。因为出版前我有幸读过其中的文章,深有感触,值此正式出版,除祝贺之外,也想表达一下我读后的一些感想。

白先勇先生在本书序言中,把她们俩十八年相知相惜的经历,归结在一个“缘”字。我十分欣赏他这种有独到眼光的归结。凭我对她们俩的了解,在这个“缘”字当中,蕴藏着许多动人而有趣的故事。白先勇只说到“善缘”,而我还想补充上“奇缘”“文缘”和“情缘”这三个缘。

先说“奇缘”。茫茫人海,天各一方。说也奇怪,金圣华,是位留美兼留法的饱学学者,在翻译界负有盛名,又是香港中文大学资深的教授。而林青霞,更是名扬海内外、粉丝无数的美女明星。就是这样年龄不同、职业各异、各领风骚的两位美女,却因为翻译《小酒馆的悲歌》一书的机遇,以及香港影剧记者张乐乐的牵线,居然因缘相遇,并由此衍生出两人十八载相知相惜的奇特经历。这个相识的情节太平常了,人生遇到各种朋友多了去了,或偶尔相逢,或就事办事,能保持联系算是好了,能像金、林二人从偶遇到常叙,再从常叙到深交,直到成为知心知己,做到这种概率不会多,但却被她俩碰上、做到、且坚持至今,难道不是“奇缘”吗?

次说“文缘”。金、林二人仅发生疫情这三年,就通话一千多次,每次交谈长达半小时甚至一小时。人们不禁好奇聊啥聊这么长时间?原来大多聊写作和文学。林青霞息影后,先是练书法,最近又在学画。记得2007年10月,我陪金、林二位去医院拜访季羨林先生,林青霞说是向季老讨“文气”。季老勉励青霞多读点世界文学名著,多写写自己的感悟。这话青霞真听进去了。此后几年间,她就写了几十篇散文随笔,并合集出了三

的鸭宝宝,在河水中游弋。我不觉好奇起来,站在河岸边,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从桥下到百米外的河面,鸭宝宝在妈妈四周游动着,一只鸭宝宝落在了后边,又急急地游到鸭妈妈身边。我入神地观察着它们,像在看一部纪录片,直到岸边繁茂的树木和绿植遮挡了它们的身影。如何寻找也不见它们的影子,不知躲在哪里,或许是与捉迷藏?

果树飞鸟绿头鸭,伴随着碧波荡漾的河水,绿树成荫的夏日,家门口的风景似也不比景区的差。

大概二十岁,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读得真开心。语言幽默、细节幽默、故事也幽默。一般人的幽默,多少会显出些刻薄、甚至“恶毒”,但狄更斯不是,他的幽默是善良的、优美的,他笔下的人物不管以怎样夸张的漫画式的形象出现,总离不开那份可爱的生动、生动的可爱,他的幽默处处体现出的是他的聪明、机智、灵活、体现出的是他横溢的才气。

读那书时还在插队,读后好长一段时间,感不到在插队,感不到那份苦,嘴中像是含着生津香物,笑意不断,走起路来,脚步都轻松欢快得多。

相对来说,中国小说中幽默少些。我们早先读的是四书五经,后来读太多社论,脑中太多教条、规矩,乃至太多一本正经太多昏昏欲睡。尤其前几十年,文艺作品特别讲究深沉、深刻,幽默一旦和深沉、深刻碰上,还剩下多少空间?当然,有才气的作者,即使不大的空间,也束缚不了。

看到一篇小说,李庆西的《不二法门》,其中幽默精彩至极。作者也写社会现象,也深刻,但他不是一脸严肃、高人一等的说教加指责,而是用莫名其妙的笔调写莫名其妙的事、莫名其妙的中国人。文中几段写混吃混

本书。在这个过程中,金圣华常常成了青霞遨游文学天空的引路人。她们聊契诃夫、卡夫卡、米兰·昆德拉、马尔克斯、太宰治,也聊张爱玲。交换读书心得,成为她们俩经常聊的话题。读书之余青霞也热心写作,写完便先传给金圣华看,虚心聆听“良师”的点评,两人的长聊往往是“七分书话加三分闲聊”。正是得益于与金圣华的漫长“闲聊”,使青霞感到仿佛有根“无形的鞭子”,在督促着她向写作和文学的道路上快步地前进,以致她对过气明星李菁演艺生涯的衰变,所写的《高跟鞋与平底鞋》一文,被白先勇赞誉为“一篇电影界的《警世通言》”。

再说情缘。情字向来很浪漫,人们常把“一见钟情”来形容异性间相遇。其实同性之间那种闺蜜之情,同样十分珍贵和令人向往。金、林二位十八年间能够亲密无间,情胜姐妹,这当中少不了难得的“情缘”二字。所谓“情缘”,依我看,至少包括了思想通、感情通、情操通,另加我生造的“心灵通”。通俗地说,就是彼此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相同,观察判断一致,喜好相近,想到一块。

你看,青霞初次见到金圣华的印象:“见她的第一面,一身酒红色套装,轻盈走入我家大厅。她是我结交的第一位有学识,有博士头衔又是大学教授的朋友。之前总以为这样的人比较古板,想不到她对美是特别有追求的。良师益友用在她身上最是恰当不过的了。”

再看金圣华形容青霞:“这十八年来……一般人看林青霞,是从窗外遥遥仰望,欣赏,甚至崇拜;我看青霞,则一开始就是从窗里陪着她一起向外望的,无论是窗前风萧萧,还是窗外雨潇潇,我们都一起经历了,一起走过了。”“她身穿一袭白衣素裙,走过滚滚红尘,踏足沾满晨露的绿茵,率性忘情,翩翩起舞,头上芝草琼花编织的冠冕,迎着晓阳,闪闪发亮!”两人不仅互相欣赏,对颜色也会产生敏锐的默契,此前我曾在夜光杯撰文,这大概是“情缘”相通的人才会有的吧。我上述列举的“奇、文、情”三缘,不一定都对,但我可以肯定一点:林青霞众多朋友当中,能兼具这“三缘”者,唯金圣华一人耳。反过来一样,金圣华结交的朋友中,能与她“三缘”皆有者,也唯有林青霞一人也。

最后我还要透露,这本书后还附有林青霞与粉丝团“爱林泉”的一些互动留言。其中有一段,林青霞像小姑娘一样顽皮地告诉粉丝:“不好意思,你姐实在忍不住想偷笑地告诉你,蒋勋、林怀民、白先勇三位大师都说你姐演的贾宝玉最像书里的贾宝玉。”

## 一本速写林青霞的佳作

李景瑞

特别看得清的是,一些小品、相声。表演一开始,你就清楚知道他想让你笑,在向你讨笑,清楚感到他在语言上动脑筋,语言不起效了,就加表情,表情都没用了,干脆用身体——不惜地上跌爬打滚,看得观众汗毛竖起,却不得不慈悲为怀,努力笑两声、鼓几下掌。

现在,好多文艺作品中,作者将幽默朝自己,开自己玩笑。这,确实是件安全可行的事。很少有人喜欢被人当漫画、当笑话,多数人喜欢被人尊敬被人敬重,于是,“乖巧”些、“保险”些,将能量发挥在自己身上,自嘲、自我调侃,成了幽默系列中的一枝独秀。毕竟,善良、优美的幽默写来不易,需要同样善良、优秀的环境。

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:“幽默是一种情趣,一种生活态度,一种使日子变得轻松、愉快的有效方式,同时,还是一种智力测试题;面对幽默,大多数人很容易就会暴露自己的智商。”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责编:刘芳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明请读《布朗的诙谐与自嘲》。

## 十日谈

幽默者是赢家

责编:刘芳